

散文

散步

■向再春

候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盛夏炎热少雨，连日的高温，更觉酷热难耐。蜗居斗室之中，听窗前鸟语，远水蛙鸣。酣眠之余抽水灌园，清流汨汨，菜畦如碧，清香似兰，杨柳似竹。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这里无江水，亦无修竹。唯有房前绿杨，屋后苍榆，遮住炎炎烈日，生出缕缕清风，着实淡雅可爱。

雨季终于来到，突如其来的一场中雨，洗去灼人暑气，送来几许清凉。一个晴朗的黄昏，落日余晖，晚风习习，我决定出去走走。

村头西山脚下，一条曲折的山路蜿蜒而上，还未晒干的泥土上布满了雨水冲刷的痕迹。这里人迹罕至，曲径通幽。路边的野花野草稀稀疏疏的，一片一片的山花椒，开满细碎的紫色小花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榆树们彼此毫不相干地立在山坡上。几只喜鹊和老鸱鸣叫着飞回来，披一身夕阳的颜色，落在树上准备进入巢穴休息。

我气喘吁吁地继续向上走，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高处的风机巍然矗立，巨大的风扇在晚风中缓缓地转动，发出沉闷的嗡嗡的响声。

站在山上远望，东面的山头铁塔高耸，风机林立。山下绵延的百岔川平整宽阔，大河两边的平畴沃野种满了玉米。玉米地像一条巨大的绿毯平铺在川里，一望无际。斜阳反照，一道残阳照川中，半川瑟瑟半川红。密密的玉米苗已经长到半人高，此时还没有吐穗儿。一派生机，满眼都是丰收的希望。忽然就想起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的句子。只是如今机械化的耕作模式，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，已经看不到“遍地英雄下夕烟”的劳动场景了。

几家屋顶的烟囱上升起了袅袅炊烟，我漫步下山。村头一户人家养了几头牛，关在铁皮做成的棚圈里。主人正从草棚中端出铡碎的干草来喂牛。那草是上年储存的，牛儿们只能嚼着枯黄的干草。山根一个铁丝网做成的四方围栏里，圈着一堆羊，挤挤挨挨地聚成一个正方形，咩咩地叫声响成一片，呼唤着它们的主人。

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玉米地真绿，一个老人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。劳动了一天，终于可以直起腰板，悠闲地走在田边的小路上，一边走一边用石头擦掉锄头上的泥

散文

达里湖，我要纵情为你歌唱

■鲍敏杰

如果你也和我一样，有一个对大海的向往；如果你也和我一样，生活在没有海的地方。那么请跟我来，一起纵横驰骋在一个叫克什克腾的地方，它的境内就有一个可以圆你前世今生对大海的情愫。这个美丽醉人的地方就是达里湖。

达里湖汉译“像大海一样空阔美丽的湖”，古称“鱼儿浜”“捕鱼儿湖”“答尔海子”等。它在克什克腾旗境内，从经棚镇开车约八十多公里就能到达。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大内陆湖，是国家4A级景区，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。它虽然是湖泊，但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美丽的大海。初见湖水是那种如鸭蛋壳的淡绿色，像绿宝石一样在微风下闪着波光。它又像镶嵌在地平面的一面镜子，一望无垠清澈透明。虽然畅游达里湖已数有余，但我一直沉浸在那美丽的风光和醉人的画面中难以收回思绪。难以平息那兴奋而又悸动的心，迟迟不动笔，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我内心的情感。达里湖那种天然的清纯、美丽的色彩、诱人的清凉、独特的味道，一下子就俘虏了我的芳心。6月22日中午，我们四个文学爱好者，来到了达里湖，来到了享有盛名的百鸟乐园。汽艇在湖里飞驰，身后是翻腾的洁白的漩涡和飞舞的浪花。偶有水鸟在天上飞翔，在湖里自由玩耍。此刻，我想纵情歌唱，歌唱我的祖国，歌唱美丽而神奇的达里湖，歌唱在这里辛勤工作的劳动者。那平静的湖面，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热

土。回头看一看自己种的玉米，那一大片碧绿的庄稼，长得壮实而浓密，墨绿墨绿的叶子随风摇曳，宛如一群水灵灵的少女在集体起舞。十亩之间兮，农者闲闲兮，行与子还兮！这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，浇灌着农人的汗水，老天定然不会辜负勤劳的庄稼人。到了秋天，暖阳下那一个个金灿灿的玉米棒子，就是发给他们的奖杯！他走出田埂，朝着自家的院子走去。家里屋顶上已经升起炊烟，老妇人倚门而望，正等着他回来吃晚饭。园蔬下饭，鸡豚佐酒，陶然一杯，怡然自乐。

很多房子都锁着大门，院子里长满了蒿草。有人居住的院落里，葱蒜成行，豆角满架，黄瓜扭儿一身小刺，顶着花痴长。一对老夫老妻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墩子上，都有七八十岁的年纪。老头儿叼着旱烟袋，悠闲地吸着烟。光秃秃的头，只有后脑勺上围着些许稀疏的白发。他眼神安详宁静，一动不动，如同一尊雕塑。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，眼前的一切早就成了故事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转瞬之间，垂垂老矣！老太太坐在另一边，默默地陪着他。这老头儿是退伍军人，孩子大学毕业，在南方遥远的城市里有着很好的工作，但是我从没见过他儿子回来。大家都在忙着，谁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呢！这老头儿总算是幸运的，他们有低保，吃穿不愁，看病无忧。有人陪他坐黄昏，有人问他粥可温。多年的默契，他们已经无需多言，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、一声咳嗽、一个鼻息，彼此都能心领神会。

村边的玉米地边，有个光头的中年人，穿着背心短裤，踩着拖鞋，带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子在散步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，那从容的脚步，悠闲的举止，看得出他们是从城里回来度假的。小孙子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，见到什么都新奇，不停地问这问那，那爷爷就耐心地给孙子讲解，话语里满是慈爱。这里是他的家，虽然在城里生活，买菜做饭搞卫生，接送孙子上学。可他在闲下来的时候，还是乐意经常回来住几天，这里是他的根，有他的老屋，有他耕种过的土地，有他永远的记忆。我想，他是要把这记忆植根在后人的心里吧！

最后一缕阳光隐去，鸟雀归巢，月出东山，又是一天结束了。

散文

新开地有个“圣佛洞”

■刘玉国

与“圣佛洞”结缘于十六年前的一个初春，那是在去新开地乡上班的途中，无意间发现公路西坡的山半腰，一片红彤彤似火红的杜鹃绽放的场景。

到乡上班后，当地人告诉才知，那片红彤彤的“花儿”是人们给“圣佛洞”挂的彩。“圣佛洞”何方神也？我带着好奇心，思沉着，有朝一日，要亲自目睹一下“圣佛洞”的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机会来了，二零零六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那天，早饭后，同事邀我去“圣佛洞”参加揭牌仪式，我欣然跟随前往。

新开地是高寒漫甸地区，居民多数住在漫甸上。而“圣佛洞”却坐落在新道梁村偏坡营子西沟的一个陡坡上，距乡政府所在地农家窝铺十多公里。当我们乘车来到西沟的山脚下时，已有许多小轿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等车辆停放在那里。由于距离圣佛洞还有一段路程，又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。我们把车停靠在山脚，步行走去。小道两边，生长着山杏树、虎榛子以及茂密的枯草，也许是“圣佛洞”“神灵”的感悟，这里生态植被很好，没人为破坏。

“圣佛洞”前面，是方圆五六十平方米的草甸，那些善男信女们拥挤地站在那里，手持草香、黄纸、鞭炮和点心等祭品。也许是“圣佛”开恩，今天格外温暖，没有一丝的凉风，这给朝圣者带来了方便。

我顺着人挤进去，见“圣佛洞”两侧，画着形象逼真的金色“彩龙”。一尺多高的门槛里，两扇红漆铁门向里开去。令人肃然起敬的，是一个自然形成，约四五米深，宽和高三米的石洞里，一字排开供奉着六位一米多高，慈眉善目，受人顶礼膜拜的观音、普贤、财神、阿弥陀佛和道德真君、玉虚道人的塑像。

有人告诉，主持揭牌的人就是出资修缮“圣佛洞”的人。揭牌就是向人们展示“圣佛洞”里新塑的神像。主持人还将前来参加揭牌仪式的人逐一登记，按序排名，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就神情严肃地走上前，把携带的鞭炮燃响，把黄纸放进香炉里烧掉，然后燃香叩拜。进入洞里，再给各方神仙摆供焚香，三叩九拜，留下香钱……

场面庄严肃穆，井然有序的揭牌仪式历时两个多小时，鞭炮声和锣鼓声始终不断。人们烧了香，许了愿，捐了钱，似乎了却心头大事，这才一一离去。笼罩在“圣佛洞”上空的烟雾已悄然散去，地上燃放过的鞭炮纸和人为的彩挂，与“圣佛洞”相得益彰，给人们留下神秘的遐思。

我问主持人，“圣佛洞”祭祀习俗源于何时？他说：“始于元朝，据记载是明朝洪武年间。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九、三十，正月初一、十五，六月十三、九月九，都是这里祭祀的日子。若天气大旱，人们可聚集到一起，敲锣打鼓去‘圣佛洞’焚香宰羊，祈求降雨；平时也有求药问病者。但最隆重的是农历六月十三和九月九这两个日子，那天，来得人有外省市的，最多时达千余人。‘圣佛洞’前供奉的羊头有数百个，鞭炮从早响到晚，比除夕还热闹。”

“圣佛洞”为何香火旺盛？在当地传说不一。相传，有个马老道，见此石洞适合居住，用石头雕刻一座石佛，住在洞里念经修行，当地人称“石佛洞”。过了几年，由于香火旺盛，马老道便想修建佛洞，就顶酷暑冒严寒四处化缘，好不容易筹到许多钱。准备开工之时，当地一伙贼人预谋劫掠他的银子，被人告诉了马老道。马老道将银子藏起，连夜离开“圣佛洞”。

另一传说是，民国初期有两个差人，因醉酒将拘捕的杀人犯放跑。县太爷十分恼怒，下令将

二差人的家眷抓进牢房，限期中秋节前将杀人逃犯抓回，否则全家问斩。眼限期已到，二差人行至“圣佛洞”，突然天降大雨，便进洞里躲避。见有“石佛”，二人跪地祈祷，愿“石佛”显灵，帮助抓获犯人。日后出钱修缮佛洞。二人话音刚落，忽然，见洞内又来一人，定睛细看，正是他二人要捉拿的逃犯。于是，二差人连夜押解犯人回县衙交差。当二差人押着犯人回到县衙，见县太爷和自己家人等候在门口。二差人莫名其妙。原来，县太爷和二差人的家眷夜里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梦里一个白胡子老人告诉不要着急，二差人已将杀人逃犯抓住，明日在县衙门口迎接二人凯旋吧。

二差人见“石佛洞”灵验，九月九那天，不仅到“石佛洞”杀猪宰羊，还出资修缮佛洞，并将“石佛洞”更名“圣佛洞”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“圣佛洞”对面坡有个“阳坡弯”，那里至今有一座人工雕凿，长约六尺的花岗岩“大石槽”。更奇的是，此地也没有花岗岩石材，当地年长的老人也不知道石槽是何时人打凿，但没有人敢动它。据说，解放前当地有个老财主，想把这个石槽弄回使用，就用四套马车去拉。石槽上车没走出多远，突然平地翻了车，将老财主腿砸断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人去打这个石槽的主意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“破四旧”，有人要把“圣佛洞”里的石佛砸毁。被人出面阻止，才将这一文化遗产保留下来。

有道是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。“圣佛洞”作为一个文化遗产，一个祭祀场所，一个信仰之地，至于“神灵”，是人们的臆想而已，在实施全域旅游的当今，若将“圣佛洞”发掘打造，有望成为旅游观光的胜地。

入夜

当最后一缕霞光
在山垭口隐去
乡野变得异常沉寂
乌云密布的天空
带着夜的黑
笼罩着燥热的大地

蛙鸣

此起彼伏
跌宕在幽深的峡谷
夏夜的序曲拉开帷幕
雷声滚过的地方
雨滴透过云层拥挤在
闪电划开的口子
倾泄于夜的深处

疾风骤雨敲击着窗棂
撞击着记忆的闸门
五味杂陈的世事
情感交织的洪峰
一股、一股的
汹涌而出
……

诗歌

雨夜回声

■杨学铭



“木筏”非“木阀”

某报刊有一文，其中写道：“秋浦河从玉屏山下呈‘S’形蜿蜒而过，硬是把几百户人家的旧溪村裹成了一个与世隔绝之地，土地贫瘠，水灾频繁。村民进出全靠小木筏。（雨）季时，水流湍急，一不留神就会翻船。”引文中的“木阀”，应写为“木筏”。

筏，指用竹木、牛羊皮等制成的水上交通工具。木筏，顾名思义，即用长木材并排编扎而成，也叫“木筏子”。

阀，本义指古代仕宦人家大门外的左右柱，常用来表彰功绩。如《玉篇·门部》：“在左曰阀，在右曰阙。”故以“阙阀”代称仕宦门第。“阀”还可指管道、机械中对流体、流量、压力起调节、控制作用的装置，也叫“阀门”，如水阀、气阀等。无论哪个义项，“木筏”在这里说不通。“筏”和“阀”两字同音，意思却大相径庭，不可混用。



白腰杓鹬 摄影 赵国君